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雍也第六

釋文凡三十章注疏本分仲弓問子桑伯子原思爲之宰皆別爲一章朱注并之故

二十
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考文補遺云古本南面下有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

重有人君之度也王伯申經義述聞曰書傳凡言南

面有謂天子諸侯者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土

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是也有謂卿大夫者論語雍也可使南面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樛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爲卿則南面臨民矣而包注皇疏皆謂仲弓之德可使任諸侯治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乎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

面者數人亦誤以南面爲諸侯之位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又誤以南面爲天子之位矣蒙案魯語敬姜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卿大夫亦有朝既有朝則必南面設之也儀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曰君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是卿大夫亦有臣既有臣則必南面臨之也要之無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臨民之責卽皆可稱南面之尊故朱子謂

其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而不必拘定其爲天子爲諸侯爲卿大夫也

包注云云疏曰邢本作言任諸侯治釋文云一本無治字一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檀弓疏引鄭君注言任諸侯之治意與包注同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二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于位此皆目南面爲諸侯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故云治國政若

饗燕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

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

子曰可也簡

注孔曰以其能簡故

曰可也

釋文桑子郎反

正義曰朱注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蒙案此與上章記者以類相敘古本各自爲一章朱子謂仲弓因許已南面而問伯子據說苑實夫子以其有居敬行簡之言而許南面意似較順黃先生謂可者

其人恬淡坦易有可取脫略之謂簡伯子所短在此
也可也絕句簡又一句則是可者可其人非可其簡
也

王注云云疏曰邢疏云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
及下包注皆惟言伯子而已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
桑釋文引鄭注云秦大夫似以子桑伯子爲二人非
也朱子引胡氏疑爲子桑戶者莊子大宗師篇云子
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
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亾遊方之內者也魚相造乎水穿池而養給人相造乎道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又樂正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裹飯而往食

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平人乎謂子輿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又山木篇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齊楚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漢書古今人物表列子桑子於中中楚辭云桑扈羸行是其人與琴張爲友孟子所謂狂士而未合於中道者也簡卽狂簡之簡夫子惜其簡亦謂其太簡而不知所裁也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皇本無孔安國字今從邢本文選絕交書注引孔注云簡略也周語不亦簡弊乎注簡略也與孔注寬略意合攷之說文簡牒也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書序疏引顧氏說簡

長一尺二寸是本義爲竹簡編約而用之故引申之
義爲省約然爾雅釋詁云簡大也釋訓簡簡大也故
孔注因之訓寬略皇疏以爲疏大無細行寬大與省
約義正相反或以爲欄字之借抑知簡與狂相因狂
簡者才高意廣疏節闊目脫略於情事卽省約於禮
文義雖相反而意實相成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注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

略則可也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注包曰伯子之簡大簡也

子曰雍之

言然

釋文行下孟反又如字大音泰邢本大作太

正義曰朱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蒙案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

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然則夫子

之可伯子特以其質美而又惜其無禮文無禮文則太簡而易野仲弓所論之太簡卽夫子所稱伯子之簡而又申論簡之可在居敬卽簡之可在合禮禮毋不敬意本一貫初非未喻可字之意而疑夫子之過許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簡本治身之美德書曰馭眾以寬臨下以簡簡又臨民之要道故諡法解曰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然必主之以敬而隨時振肅約之以禮而持守謹嚴始簡而能廉簡而無傲所謂爲政以德居其所而垂拱以治也若一於

簡而不節之以禮文失之於易野則剛簡如嬴秦專
任夫督責柔簡如魏晉遂至於廢弛而天下反從此
多事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居簡而行簡者似乎
簡然乃所以不簡可謂得其旨矣仲弓之問仁也夫
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道也恕者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簡莫簡於是矣然必敬以持己而後
可恕以及物故先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迨敬恕合而邦家無怨臨民無乎不可仲弓之
論居敬與修己以敬章實相表裏其得力於聖訓有

素而有不契合於聖心乎故深然之而許以南面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敬肅者說文敬肅也肅持事振敬
也爾雅釋訓肅肅敬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注

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喜怒不過分遷者移也
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釋文好呼報反今也則亡或本無亡字卽連下句讀
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曰字論衡問孔篇兩引一作哀
公問孔子文選懷舊賦注楊仲武誅注引亦有孔
子字無顏回者下好學二字幸說文作發吉而免凶
也胡耿切字鑑云經典作幸誤幸尼輒切

正義曰朱注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
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
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
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
得也蒙案不遷怒克己之偏而勿敢違禮也不貳過
克己之私而勿敢越禮也顏子之間仁也夫子告之
以克己復禮蓋天地之生人命之以仁義禮智信之
五性又賦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情者性之欲
情之過失在偏欲之過患在私往往不能盡合乎禮